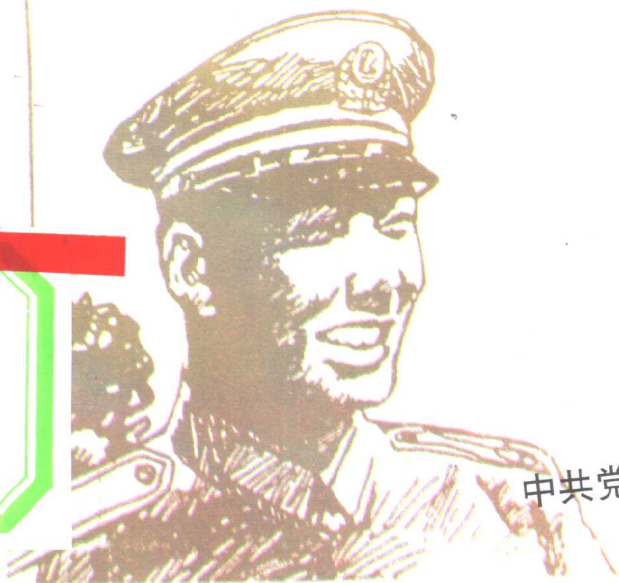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当代英模的故事

之八



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
硬骨头六连的故事
北京卫戍区仪仗大队的故事
总参第一测绘大队的故事
鼓浪屿好八连的故事

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中国当代英模的故事

(之 八)

石仲泉 陈登才 主编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1996年·北京

主 编
副主编
编写人

石 仲 泉
许 广 亮
许 广 亮
乐 萌
金 齐 人
武 栋

陈 登 才
沈 丹 英
沈 丹 英
朱 紫 音
张 润 民
兰 村 夫

曲 彤 奇

炜 丹 羽

目 录

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	1
硬骨头六连的故事	35
北京卫戍区仪仗大队的故事	53
总参第一测绘大队的故事	64
鼓浪屿好八连的故事	78

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

这是一个三十年前被一位当代伟人称之为“万岁”的连队。

1963年6月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59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，挥毫写下了几行大字：

一贯保持光荣传统的、保证走向共产主义的、集体的标兵——南京路上好八连万岁！

这无疑是在深思熟虑之后饱含激情和寓意的挥洒。这一年5月，国防部授予八连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的光荣称号。

在荣誉面前，“好八连”的党支部一直以毛泽东“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的教诲，教育着连队的成员；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“好八连”的每一个人，决不能躺在“好”字上。他们决心按照“四好”的最高标准努力建设自己的连队，把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传下去！

身居闹市 一尘不染

1949年5月，八连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了花花绿绿的南京路。在解放上海的前夕，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曾经大嚷大叫：共产党进了上海，不要多久，就会发霉，发黑，烂掉。四十多年过去了。时间为一切英雄作证，也为英雄的八连作证。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妄想没有实现，八连出色地执行着保卫大上海的艰巨任务。他们始终不渝地发扬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，保持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本色。他们克勤克俭，艰苦为荣，身居闹市，一尘不染。

八连进驻上海南京路的时候，南京路上，到处张贴着“拥护共产党”、“欢迎解放军”的标语，人民载歌载舞，一片庆祝解放的欢腾景象。干部战士看到这些，心情多么激动啊！“上海是人民的了，保卫人民的大上海，多么光荣！”但是这里也有许多怪模怪样、怪声怪调等等低级庸俗的东西，使他们看不惯。还有最令人气愤的事情：有一天，八连的战士在南京路上执勤，忽然有人从楼窗里把一包钞票扔在他们脚下。又有一天夜晚，他们巡逻的时候，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，拦住他们，无耻地纠缠。敌视革命的人和旧社会残留的渣滓，就是这样向八连的战士们挑衅。他们妄图以此来腐蚀无产阶

级战士的革命意志，损伤伟大人民军队的尊严。的确，在历史上，金钱美女烂掉过许多军队。但是我们的八连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子弟兵。这些富贵不淫、威武不屈的战士们，愤怒地踢开了抛来的钞票，斥退了无耻的引诱，那时候，八连住在一个破烂的旧仓库里，睡的是地铺，穿的是老解放区的粗布衣服、老布袜子，日日夜夜在车水马龙的南京路上站岗放哨。他们就是这样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和周围的物质引诱相对抗。

在旧上海，金钱是最迷人的东西。而八连的同志们却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人们：金钱是微不足道的，既不是幸福的象征，更不是人生的目的。

一天，战士徐淑潮在黄浦江边拾到了一分钱。他郑重其事地把它交给了当时的指导员刘仁福。为这事，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表扬了徐淑潮。后来指导员又对一个战士说：“一分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，交了公是人民战士的本色；可是如果你留下它，它就会在你的心灵里染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。”

不爱钱财是人民军队的传统风尚。八连同志随便拣到什么——不论是一分钱还是一笔巨款，不论是一张戏票、一方手帕，还是一件毛衣、一支金笔，都尽量想法找到失主或交公处理。

战士唐照顾执勤时拣到一张当晚的戏票，他已经站了一下午岗，不顾疲劳，也顾不得吃饭，站在机关门

口挨个地询问着出入的人，终于把这张戏票交到失主手里。失主感动地问他的名字，他说：“时间不多了，你快去看戏吧，只要知道我是个解放军战士就行了。”战士陈进林拣到了二十八元钱，当时就交给了失主。这件事连里没人知道，还是连长在失主机关的黑板报上发现的。连长问他为什么没有汇报，陈进林说：“这是革命战士的本分，八连的光荣传统，有什么值得汇报的。”给养员朱英才在路上拣到了一张一百三十多元的领款证，他亲自送到了失主家里。失主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，正在家里着急，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把领款证送上门来，他感动地说：“从前国民党军队见了就要抢的东西，现在你们拾到了，还亲自送上门来。我活了七十多岁，从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好军队。你们真是毛主席教养出来的好战士。”

上海解放初期，八连同志也曾听到过这样一些风言风语：“你们打了这多年的仗，是有功劳的，应该享点福了，还这么刻苦，未免太傻了。”可是八连同志对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，有他们自己的看法。

八连流行着一句口头语：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别看战士们都是粗手大脚的小伙子，他们每人都有一个针线包，坐下来，飞针走线，缝缝补补，谁也不含糊。战士罗大大脚上的那双袜子，光袜底就换了六次，还照样穿着。杨妙生的袜子破到不能再换袜底

了，仍然舍不得丢掉，剪去一截子，把袜筒缝了缝又穿。许长松的一件衬衣补了二、三十个补丁，每次洗它都十分小心。指导员王经文来到上海十三年，仍盖着十年前公家发的那床黄被子。

班长曹满送的衬衫，早已破得不能再穿了。他的妻子来队探望时，执意要陪他上街去买件新的衬衣。他们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进了百货公司。曹满送挑了一件新衬衫拿在手里，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最后，忽然改变了主意，他领着妻子回来了。战士们问他说：“班长，你回来这么快，买的衬衫呢，给我们看看吧！”曹满送笑着说：“好哇，等一下给你们看。”他跑进宿舍，拿起剪刀把两件旧衬衫剪开合起来缝成一件，高高兴兴地对战士们说：“你们看看我买的新衬衫吧！”

八连同志这样节俭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呢？不是。是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什么呢？不是。是不是上级做过规定呢？也不是。到底为什么呢？他们回答得好：“我们少穿一尺布，人民就多穿一尺布，今天节省一尺布，明天就多用几尺布。”战士黄长根每月只花几角钱。有人问他：“你就不想买点喜欢的东西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怎么不想呢？吃好的，穿好的，我都想，不过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要是人人光想自己享福，共产主义谁去搞呢？”

在个人生活上这样克勤克俭，而他们在帮助同志、

支援人民群众的时候，却又那样慷慨无私。三班战士易桂生家里来信说他的母亲病了。指导员王经文了解到他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困难，就暗地里寄了二十元给他母亲治病。易桂生只知道连里有人给母亲寄过钱，却不知道这寄钱的人是谁。象这样暗地里寄钱的事情，在八连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。干部这样做过，战士们也这样做过。他们平常新衣服舍不得穿，但当他们听说有些地区遭了灾荒，一次就拿出来三百多件衣服和鞋袜支援灾区人民。

八连一面为国家节约，一面利用执勤和训练间隙，到郊外去开荒生产，自己动手，改善生活。战士顾永良在连续三十二个星期天中，有二十八个星期天是在生产地里度过的。在上海找一块生产地很不容易，九班找到了一块废弃的房地基，在火热的阳光下清除砖瓦，战士们个个汗流浹背。他们足足花了两个月的课余时间，硬是把破砖碎瓦埋下去，把土壤翻上来，在这块荒地上，第一次播下了菜种。这一年，全连收获蔬菜九万九千多斤。他们的蔬菜来得如此不易，但当初春，市场上蔬菜供应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他们却把最好的蔬菜主动支援市场。生产时，为了节省鞋子，八连同志穿着自己打的草鞋，走过繁华的南京路到生产地去，人们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着这支在今天还穿着草鞋的队伍，都说：“‘好八连’，‘好八连’。”

革命熔炉 战斗集体

四十多年来，八连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了。虽然当年开创连队光荣道路的英雄们，已经离开了；接班的战士，换过一批又一批，但是，不管是已走的英雄，还是新来的战士，谁都清清楚楚地记得“好八连”的“传家宝”。

老炊事班长王景全从战场上背进大上海的那口行军锅，现在摆在连队的荣誉室里。看到它，人们就会想到艰苦的战争岁月，人们就会记起1952年老班长临复员时含着眼泪说的那句话：“同志们，别忘了，艰苦朴素是咱们的老传统啊！”是的，这传统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造起来的。凭着它，我们竖起了井冈山的红旗，战胜了雪山草地，保卫了延安的灯塔，走上了雄伟的天安门。“好八连”的战友们，没有辜负老炊事班长的嘱托，他们把那口行军锅又用了几年，直到1956年上级规定统一启用新的行军锅，才把它送进连队的“历史博物馆”，为后来的接班人上艰苦奋斗的第一课。

在“好八连”，每当老战士复员时，都要精心缝制一个针线包，留给新战友作纪念，要他们“一条线，一根针，和红军战士心连心”。说起八连建立针线包、保持红

军老传统的事，最早是从当时的副连长张继宝开头的。他把针线放在充满战火气味的小背包里，带进了上海。一空下来，总爱缝缝补补的。战士们看到他这样干，不少人就跟着学。可是，后来有的人就不太留意了。有一天，战士黄德胜在野外演习时，军裤扯了个口子。他想请当时的连长刘裕民同志的妻子给补一下。可是，刚一推开连长的房门，他愣住了。原来，刘连长的妻子正坐在床上衲袜底儿，连长也坐在小凳上，补他自己的衬衣。黄德胜脸红了，转身就要走，连长抢上前去把裤子拿过来，给缝补好了；又跟他说：“我刚入伍时也不会补衣服，是老同志教会的。”黄德胜说：“连长，这次你给我补好了衣服，下次我一定学会自己补。”这个故事很快就传开了，大家都要向连长学习，发扬老红军的艰苦奋斗传统，自己的生活自己料理，很多人都做起了针线包。1961年，老战士复员时，又提议，把赠送针线包作为向新战友交班的礼物。

在八连，象这类用实物交班播种传统的事，多得很。连里有一个工具箱，是一个老战士用拣来的废木料做的。他把买来的小锯和钉子放在里面，修楼梯，修木凳，修床板。为了建立这个工具箱，他花了不少钱。司务长要给他报销，他说：“报销就要花国家的钱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国家的钱要用到建设上。”1960年，这个老战士要复员了，就把这个工具箱连同自己摸索出的

一套木工手艺，交给了本班战士李祖根，还对他说：“我们国家还是贫穷的，要想很快强大起来，不再受人欺侮，我们就要节约。我们国家大，人口多，一人节约一分钱，加起来就多了。”李祖根接过工具箱，跟那老战士一样，修水桶，修篮球架，修鼓风机，做粪车，还给工具箱增添了新工具，开辟了新业务：补鞋。为了这个工具箱，他又花了不少钱。同志们看他手巧干劲足，八月天钻进大粪车里去修理，不怕闷、热、臭，一干就是四五十分钟，都非常感动。可是他说：“咱们要想尽一切办法，让国家对自己的负担尽量小点，自己对国家的贡献尽量大点。”

连里的人，都把向接班人传授老传统当做最光荣的事情。凡是他们认为好的、能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事物，都把它传授出去。朝朝夕夕，一点一滴，日积月累，相沿成习，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风尚。炊事班传授修改炉灶和烹调的技术，教新战友注意千方百计节约一粒米、一块煤、一滴水。义务理发员由一个发展成两个、八个、十二个，人人感到连里人给理的发，比在大理发厅里理得还舒服、爽快。老战士复员的前夜，一定要站最后一班岗。把热爱战斗岗位的精神传给新战友。

这许许多多新的风尚，使连队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气象；同志间的互助友爱精神，一天比一天亲密，一天比一天深厚。你关怀我，我帮助你，全连同志的心

都维系在一条为党艰苦工作的红线上。1959年,指导员刘仁福了解到战士周金来的亲人去世,就给他请好了假,还和别的干部一起送给周金来十几元钱,帮助他回家解决困难。周金来很感谢。连首长安慰他说:“不要谢。钱,对我们革命战士来说,是一件很小的事,我们要的不是钱,而是钱所买不到的共产主义思想。我们是革命同志,虽说不是一母所生,但都是阶级兄弟,一个人的困难就是大家的困难,大家的欢乐就是个人的幸福。”连首长的行动和话语,象长了翅膀,在连队里飞了起来。五班长窦照玉,听说班里战士张勋年母亲生病了,就悄悄用张勋年的名义,给他家寄去了十元钱。张勋年接到家里来信,很莫名其妙,打听了好多人,才弄清是班长给寄的。他很感动,向窦照玉说:“班长,你这种一心为人的精神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”窦照玉说:“不,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。互相帮助,这是咱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。咱连首长不就是这样做的吗!”窦照玉的行为,在他们班战士张振才的脑子里扎下了根,等张振才当了班长,他又背着战士包正华给他家寄去了十元钱,解决了一时的急需。刚调来两个多月的战士沈承保,当他知道同班的蒲家胜同志家里有了困难,也学老同志的办法,不声不响地把自己节省的十元钱,用蒲家胜的名义给他家寄了去。

八连的干部不仅教育战士保持老红军老八路的光

荣传统，而且教育战士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，永远不要忘记本。

在解放战争中参军的指导员丛志良同志，他小时候，父亲为了三亩地跟地主打官司，气死了。母亲含着眼泪把他抚养到十五岁。解放军来了，他要去参军，给父亲报仇。母亲为了叫儿子走得高兴，从邻居家借来半碗面，要给儿子擀点面条吃，擀好了，母亲一边往锅里下面条，眼泪就随着面条叭达叭达掉进锅里。临走，母亲又从破包袱里翻出一个小铁盒，递给儿子：“拿去吧，里面有四角钱，是咱全家的积蓄。”儿子走出四十里地，进了集市，看见很多好吃的，可他怎么也舍不得花一文钱。用九分钱买了一支铅笔，又把剩下的三角一分钱放进铁盒里，托人捎回家，带了口信给母亲说：“妈，你给我的四角钱，用九分钱买了一支铅笔，我要用这支笔在队伍上学文化，学本事。剩下的钱留给你过日子吧！”几年以后，丛志良来到了上海，在八连当过两年指导员，从来没见过他买过一件显眼的东西。他常常对战士说：“不要忘了我们是穷人的孩子。”

战士孙世明在上海住了四年。一到假日，他不是走出城去侍弄菜地，就是在屋里看书，缝缝衣服，补补袜子。他母亲曾经从乡下到上海来看他，见儿子包袱里有崭新的军装，也有补过的袜子，就问道：“孩子，这是你自己补的吗？”孙世明笑着点点头。母亲说：“做得对！到

了大地方，可别忘了解放前受的苦。那时候，你妈妈会做针线，可哪有布给你做呀！只好打草鞋给你们兄弟几个穿。现在有布了，可别忘了咱们会补啊！”孙世明牢记住母亲的话，几年来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，埋头工作，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。

身在八连的同志，继承了艰苦奋斗的传统，离开八连的同志，传播了艰苦奋斗的传统。1959年八连有十七个复员战士到上海市一个工程队去工作。他们一直记着自己是“好八连”出去的战士，一定要把连队的光荣传统带出去。他们穿着旧军装，穿着带补钉的鞋袜。队里有个姓高的工友，好吃爱穿，工资月月光，还欠了债，弄得连鞋子都买不起了。从八连出去的老战士张友让就和他谈心，讲艰苦朴素的意义，还拿出自己节约的鞋子给他穿。这个工友受了感动，改掉了毛病，清了债，每月还能节余十元钱帮助家里。他很愉快，和张友让成了朋友，从心里佩服“好八连”教养出来的人。

“好八连”这个熔炉般的战斗集体，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，代代相传，冶炼出一批又一批纯钢般的战士，就象一颗种子，埋进土里，生了根，发了芽，结下了千百颗果实。

春风化雨 点滴入土

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，就象永不雕谢的花朵，在八连战士的心灵上开放。

二班长顾炳仁，入伍前是个理发师，入伍后被分配在一个炮连当战士。在炮连，他常帮助同志们理发，理了一些日子，觉着这太耽误自己的休息和学习。他调来八连后，就下决心不再“暴露”自己的理发手艺了。没过几天，连里组织学习毛主席《为人民服务》这篇文章，有几句话对他启发特别大：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……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。”他不安起来，晚上也睡不好，终于向全连公开了自己的理发手艺，开始为全连同志理发。还为连队培养了十二个义务理发员。

八连的党支部和干部们，为了把这些工农子弟，培养成好战士，这些年来，他们花费了多少心血啊！他们就象辛勤的园丁爱护和栽培花木一样，时刻关怀和帮助每个战士的成长。

有一个时期，有的战士不再打背包了，而把背包带拉到凉台上晒起衣服来。这看来好象是小事，但是却反映了有些人战备观念有些松懈的苗头，党支部敏锐地